



浅草 有色 不良少年团

[日] 祐光正 著

康林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浅草有色不良少年团

[日] 祐光正 著 康林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浅草有色不良少年团 / (日) 祐光正著; 康林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327-5904-0

I. ① 浅… II. ① 祐… ② 康… III. ① 推理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0121 号

Original Japanese title: ASASKUSA IROTSUKI FURYO SHONENDAN

Copyright © 2007 SUKEMITSU Tadash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7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BUNGEISHUNJU Ltd.

through Owls Agency Inc., Tokyo.

图字: 09-2010-176 号

浅草有色不良少年团

[日] 祐光正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浅草色つき不良少年团

康林译

责任编辑 刘玮

封面设计 吴建兴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2 字数 169,000

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904-0/I·3499

定价: 3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6433744

目 录

幻景浅草有色不良少年团·····	1
墨东鬼啖事件·····	65
瓶装少女·····	137
东区故事·····	205
两座坟墓·····	251

幻景浅草有色不良少年团

序

记得那是昭和时代^①即将结束的时候。

作为一个无人问津的漫画家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开始着手调查了解战前浅草的逸闻轶事。正当我逮住熟人四处打听相关话题时，因了热心人的帮言，我得到了拜访平井兵吉氏的机会。平井兵吉氏曾经在吉原红灯区做过牛太郎（也就是妓院拉客的，又可写为妓夫太郎），现在住在东京台东区千束。

据熟人讲，平井氏战前少年时代，便从代代均为公职人员的家中跑了出来；战争结束后，更是成了牛太郎；可谓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。至今，他的面容仍然是色泽光润，轮廓整然，一看便知，昔日是何等的美男子。甚至令人想到，年轻时，他一定让不少女子为他伤心落泪。

平井氏所讲故事，百无禁忌，意趣盎然。大都以女子和花街柳巷为中心，间或还穿插有如下话题：东京大空袭中，被烧毁的吉原是如何重建的；在一片焦土废墟上，开始做人力车夫的平井氏是怎样变成牛太郎的；当《卖春防止法》实施时，吉原是如何应对并发展成色情洗浴一条街的，等等。但是，以上所述全都和战前发生的

重大事件纠结在一起，这与我想要窥视当时帝都首屈一指的欢乐之境——浅草那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的意图相去甚远。

“是战前吧，噢，是昭和初期呢。那时候，我呀，要说还是个孩子，也还就只能算是个孩子呢。”平井氏说完，脸上浮现出某种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歪着头，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。即便从年龄和面孔上看还是个孩子，但在身体方面，恐怕时常也会做些不是孩子该做的事情吧——我随意展开猥亵的想象。平井氏仍然保持着他那恶作剧式的笑脸，说道：“那个时候，就像我这样的人，也只能看到帝都最大的欢乐之地——浅草那华丽喧闹的表面现象而已。诸如歌舞团演出啊，电影等等。”

于是，明知失礼，我还是试探性地问道：“有没有更加详细地了解战前浅草的人呢？”“不知道此人如何啊？”当时，平井氏向我推介的“此人”，就是和他住在同一个街区的神名火让二老人。据说，在战前的浅草，神名火老人有着“速写肖像画大王让二”的诨名，是一位大哥级的人物。

平井氏告诉我，当时的浅草，以颜色命名的不良少年团有三个：一个是后来成为小说和电影的原型、以美少女为头目的“浅草红团”；一个是别名为“暗黑团”，据说相当危险、狠毒的事情也曾经干过的“浅草黑团”；另一个便是与前两者相比较，规模小、仅仅只是集中了十几个人的“浅草黄团”。

“虽说规模是最小的，但最能团成一伙的也就只数它呢。”平井氏说道。我不禁讶然，心想，刚才还声称自己仅仅只是知道浅草表

① 昭和天皇于1926年至1989年间使用“昭和”为年号。

面现象的人，为什么会了解那些事情呢？不过，我只是哈哈地笑了笑，没有吭声。

当时统领黄团的就是“速写肖像画大王让二”，也就是神名火让二少年。即便不是流氓，但作为曾经统领过一个团伙的人物，我想象他一定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去拜访这位神名火让二老人。

老人的住宅，是战后不久，用废旧材料建成的两间日式长屋。打开正门的拉门，钻进屋内，便是用三合土铺就的一铺席左右的空。跨上木横档往里走，马上就是两铺席左右的榻榻米。紧接着就是厨房。再往里则是一个六铺席左右的房间。房间与厨房之间，以障子相隔。打开房间里侧的障子，尽管屋后空地上，有从屋内往屋外伸突出去的厕所，以及煤气、自来水等完备的生活设施，但一切都显得十分老旧。看到这一切，让人觉得仿佛时光漂移，昭和初期原封原样地移到了眼前。

神名火老人将我迎进屋内，我大感意外——他有着一张温柔、和善的笑脸。宽宽的肩膀，高大的身材，显得精干、强悍。尽管脸上皱纹很深，但相貌看起来颇为与众不同，一双眼睛异常地清澈，透着能将物象吸卷进去的光亮。虽说年岁已老，但他背脊笔直，精神矍铄，言谈举止从容不迫，优雅和蔼。

“您是漫画家，应该知道侦探小说这种东西吧。噢，现如今好像是叫推理小说吧？哎，那里面呀，不是会出现密室之类的场景吗？蚂蚁能够爬出来的缝隙也不存在的场所里，躺着一具尸体，而犯人却从那儿消失了。这种东西确实怪得有些出奇，但是，我想我曾经体验过的经历，应该与之类似吧。”

听老人讲述时所在的六铺席大小的房间里，除了茶柜和小桌子等必要的家具以外，没有其他特别像样的东西，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在这样的环境、氛围中，老人抽着管烟、穿着奄美大岛捻线绸缝制的和服、腰间系着角带的身姿，实在像是一幅画，我看得入了神，连老人的话语，也似乎只听进了一半。不过，老人接下来说出的一番话，却令我双目大睁，不由得探出身去，聚精会神地凝听。

“在密室中，我曾经和我小兄弟的尸体一起被关了一个晚上呢。当时，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，第二天早晨醒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岂止犯人不见了踪影，眼前还多出来一具尸体……”

“什么速写肖像画大王让二，还嫩得很哇，不就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家伙吗？用片假名管自己叫什么让二^①，模仿洋鬼子吧。真恶心。”没有灯光，一片黑暗之中，坐在不动的旋转木马上，女孩开口说道。

“大哥用片假名写自己的名字，是为了让小孩子们照样也能读得来嘛。如果用汉字写的话，像大哥这样的名字，可就真的有点不好对付了，我肯定是读不来的。”坐在女孩旁边木马上的板寸头少年抢白道。

板寸头少年名叫辰吉，是我的小兄弟。可怜的是，四岁时，他便因震灾失去了双亲；自己离开人世时，也才刚满十二岁。

每当想起那个时候，我就会眼角发热。是的，我十分怀念辰吉和伙伴们；同时，对昔日的街道，也难以忘却啊。我曾经两次经历过眼前的街道瞬间化为灰烬的大事件。第一次是我十岁的时候，第二次是我三十二岁的时候。

这两次大事件，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东大地震和东京大空袭。震灾发生时，美国大人抢先送来了义务捐款。之后，日美发生矛盾，好

不容易重新建成的东京城，转瞬之间就在美国佬投下的炸弹中再次化为灰烬，真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啊。

大正^②十二年 and 昭和二十年，其间我所看到的二十二年，或许只是虚幻的风景。常言道：“物皆幻化也”，实际上，我也如此认为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震灾前后，街道的样子完全不同；空袭前后，街道的风貌也是迥然有异。

嗯，没错，那二十二年，的确是我们人生中，可以称之为青春时代的一段时光。这么说，这也许是神谕：什么青春时代，不过都是幻影罢了。真不知道此神仙大名为何，要是能弄清楚，即便冲上去质问他：开什么玩笑啊！然后，大伙儿再一起狠狠地揍他一顿也实不为过吧。

事件发生在令人无法忘记的昭和六年七月六日，因为之后不久，发生了“满洲事变”^③，所以，当时，可以说是日本蜂拥突入战争之前十分短暂的平稳时刻；同时，也是东京市被划分为十五个行政区后的最后一年。翌年十月，东京人口达到近五百万，被划分为三十五个行政区，自此，大东京宣告诞生。

这一年确似冷夏，入梅可早啦，但梅雨却慢慢吞吞的，总是持续不断。七月六日，小雨也是一会儿下，一会儿停的。到了晚上，停了一会儿的小雨又下了起来。

在那个时代，天亮就起床干活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因此，通常情况下，晚上九点刚过，人们就上床睡觉。但是，浅草却不一样。各

① “让二”以片假名拼音同英文中常见人名“乔治”。

② 1912至1926年日本年号为“大正”。

③ 即九一八事变，日本称“满洲事变”。

种娱乐演出活动，大都晚上十点钟散场，此时，才能算是浅草夜晚的开始。人们在马道一带畅饮大吃，在吉原街道游走闲逛，午夜的浅草，仍然是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正因为如此，那些拉皮条的老妇人、下等娼妓，就连涂脂抹粉的男妓们，全都瞅准这个时候出动。

从浅草六区的电影街，经过瓢箪池，再往前就是浅草奥山。在浅草奥山，并排儿地建有木马馆和水族馆。水族馆的二楼，有“疯狂俱乐部”^①，那儿声称是色情的殿堂，时常有露屁股露腿的歌舞表演；在歌剧馆开馆之前，还有后来被誉为日本喜剧大王的榎本健一的喜剧表演。只需买一张水族馆的门票，里面所有的表演都能够观看，因此，水族馆一直都人满为患。

不过，即便如此，一旦剧场装饰灯的光亮消退，进入午夜时分，这一带，也会出现越来越多巡逻警察和便衣警察的身影。那晚，已是深夜两点多，就连公园的流浪汉们也都安静地睡去，辰吉一边等着我，一边和女孩在木马馆附近聊天。

那女孩是红团的干部，刚满十九岁，人称高个阿菊，是个“野鸡”。据说，她原本是一位见习护士什么的，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竟成了卖淫女。但是，她既不是吉原的娼妓，又不是铭酒屋的吧女，也不是咖啡店的女招待。虽说个子高高的，但却骨瘦如柴。乐意时，连钱也不收，她就会向对方张开双腿，甚至开放后门。不乐意时，即便对方是大臣，她也会摆出一副与己毫不相干的面孔。相当随心所欲。

阿菊如此任性仍能畅行无阻，有人说全都是托了红团的福。红

^① Casino Folies，1929至1933年存在于日本浅草的歌舞团。川端康成曾以其为原型创作《浅草红团》。

团大致共有近百号人，虽说聚集的都是一些小家伙，但抱成一团，也是一股了不起的势力。再者，阿菊即便只是在同伴中卖身，也不会为客源发愁。

正是这位阿菊，声称有事相商，将我和辰吉叫了出来。

事后，我问过阿菊，当时和辰吉聊了些什么？阿菊说：没什么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儿，就是各自吹嘘各自的头目等。那个时候，红团的头目，是一个叫冬瓜百合子的人——嗯？美少女？唉，脸蛋儿长得的确是惊人地工整呢。不过，这家伙十分擅长乔装打扮，啊哟，那是装什么像什么。

红、黄两个不良少年团中，的确也有人曾经和对方的团员吵过架，但两个团之间，却从未因此反目结仇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，都是震灾留下的孤儿，只不过是為了生存，为了得到年长者的保护，才聚结在一起，相依为命。毕竟，在那个时代，会有人满不在乎地买卖女孩子。

但是，黑团却不同。

尽管其规模只有红团的一半，但那儿却集中了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干的一帮人。敲诈勒索自不必说，甚至像是强盗们干的那些事儿，他们也会无所顾忌地去做。因此，他们会与流氓、扒手们发生冲突；同时，成为象潟署重点监视的对象。

那帮家伙玩世不恭，其心情并非不可理解，但是，其行为使得我们也像他们一样，遭到社会和大人们的白眼，让我们深感烦扰。因此，自然而然地，我们两者之间，也就常常发生冲撞。

黑团的头目名叫空之哲，或许是因为常常注射可卡因的缘故，那小子有一双不太眨动、宛如鲨鱼一般冷酷的眼睛，整天总是一副

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、昏昏欲睡、毫无表情的面孔，虽然说体格不大，但腕力十分了得，倘若让他与人打架，谁也不会是他的对手。

在某些方面，他似乎显得异常神经质，比如，他就非常讨厌别人动他房间里的东西。据说有一次，他说放在房间里的书的位置发生了变动，便将留守在家、动过那本书的部下，整了个半死。

且说，让辰吉他们在游乐园等着，我都干了什么？实际上，我是被象潟署的便衣逮住了。

那个时候的司法股，相当于现在的刑事科，设有警部补^①一名，警部一名，其下还有五六名刑事警员。不过，那是一般警察署的编制；由于象潟署管辖着繁华街区，所以，设有两名警部^②，刑事警员也较一般警察署多出一倍左右。

刑事警员中，有负责处理一般盗窃、智能、暴力等犯罪案件的侦探；也有专门负责对付扒手的人员；还有混杂在人群之中，在管辖区域内游走，随时逮捕现行犯的便衣。

在保留反扒人员的前提下，这一制度本身于昭和四年被废止，但是，便衣并未随之马上消失，便衣的活儿，仍旧交由刚进警察署的新人们去做。

那男子或许就是刚刚从其他地方过来的新人，长的那副面孔，一看就知道，肯定是一个冒失鬼。

他不知道我就是黄团的头目，开口就道：小家伙，如此深更半夜的，怎么了？那天，我忙得要死，累得要命，心里也正烦得不行。要是平时，才不会和警察对着干呢。可是，当时，无意中多了两句嘴。

① 日本警察的职级之一。在巡查部长之上，警部之下。

② 日本警察的职级之一。在警视之下，警部补之上。

结果，在距水族馆很近的花屋敷游乐园的后面，被拦了下来。

就像黑道，在象潟署，我们也并非全无人脉关系。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巡警，巡逻时正巧路过此地，便说道：“这家伙，没事儿。”多亏他的助言，我才得以脱身。但是，按照约定的碰头时间，我已是大大地迟到了。

一路小跑，闯进奥山。不知为何，有十多个人聚成一团，还听到有人大声地嚷嚷。我觉得很奇怪，跑近一看，好像是黑团的一帮家伙，将辰吉和阿菊围在中间。我想，不妙！便冲进人群之中，只见一个流氓挥舞着的刀具寒光闪闪。

我用身体撞向持刀的那个家伙，再飞脚踢向其他两三个人，救起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的辰吉，再大声催促阿菊——“快逃！”然后，对围上来的那帮家伙们怒目而视。

就在此时，我屁股上，像是猛地被针刺了一下似的，感到一阵疼痛。我想，他妈的，中刀了。然而，疼痛感马上就消失了。我用手摸了摸屁股，并未出血。什么，是心理作用吧。我回过头去，看到了阿菊那张犹如死灰般苍白而又深感不安的脸。“哎，怎么回事，还不快逃吗！？”我一把将阿菊推出了包围圈。

“混蛋！”流氓骂骂咧咧，重新站了起来。敌众我寡，或许此时逃为上策啊。我架扶着辰吉，猛地冲向包围着我们的那帮家伙，从中逃脱了出来。

“别让他们跑了！”“快追！”叫喊声从身后传来。决不能落入敌手，我们全速奔跑。我和辰吉穿着洋装，翻领衬衫配上裤子和鞋；那帮家伙身穿和服，脚上大多趿拉着木屐；因此，两者之间便多少拉开了一些距离。不过，我犯了一个大错——只顾拼命地逃跑，没有注

意到辰吉已经中刀受伤。

被追着，我们从观音堂后面的喷水池附近，越过宽广的柏油大道，进入象潟町。不知何故，理应只有十几个人的黑团成员，一路上却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好像我们无论去到哪里，他们都能捷足先登。当然，我们总是会不断地避开他们的身影前行。

为了甩掉追兵，我们拐进了一条小巷，来到小巷尽头处，一户民家进入眼帘。用木板做成的院墙上，一扇小门开着。那是一扇清爽整洁的小门。我先将辰吉塞进门内，然后，自己也闯了进去。

庭院中，有西洋式的草坪，但栽种的树木却是日本松。房屋看似不大，外表雅致，木制套窗是关着的。套窗外，有窄窄的户外走廊；地板、铺席和台基之间留有空间，是一栋典型的日本式房屋，可是，却用油漆涂成了白色，且处处施以西洋式的装饰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所到之处，日西合璧都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。因此，对此房屋的风格，我并不觉得有多么的怪异。另外，该房屋的正门，也并非常见的日式拉门，而是一扇普通的推拉门。

门牌上写着“榎木”。

一心只想找人救助，明明知道时间已是下半夜，我还是敲了敲门，但屋内没有任何回应。院墙外，传来黑团那帮家伙的嘈杂声。形势紧迫，我试着抓住门上的手柄，用力往外一拉，门轻而易举地就被打开了。顾不上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我就和辰吉一起进到屋内，立马上锁插栓。如此一来，多少总算松了口气，我便开始向屋内喊话，但始终没有人应答。

唉，因为无人在家。